

和河水一样清澈

潘新日

一看见有人往河里倒垃圾,六叔就急了,他跑到村子里大骂了一阵,便让村东头的傻根拉着架子车,把垃圾清理了一遍。

六叔嘴里叼着烟,眯着眼睛又在村子里绕了一圈,挨家挨户地叮嘱大家,不要随便在河里倒垃圾,他每走一家都会在离开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:“再发现有人倒垃圾,哪家都跑不掉,全村子都要挨罚。”大家知道,六叔不是在吓唬大家,他这个人,说得出来,就做得出来。

六叔原来当过县委书记,后来调到市土地局当局长,退休后,他回到老家,当了村里的第一书记。按现在县委书记的话,他是全县村干部中级别最高的,和县长一般大。

家门前有一条小河,一年四季沿着村子流淌着清泉。小时候,他在里面洗澡、洗菜,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那时,村子里浇地、吃水都是从这条河流取的水。可以说,六叔对这条河有着很深的感情,她是六叔心中的母亲河。

但是,有很长一段时间,这条河变成了一条臭河,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污水沿着河道横流。也没什么奇怪的,人们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环境治理,久而久之,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好在大家觉醒得早,环境才慢慢得以改善。

六叔当河长还是去年春天的事,他主动请缨并罢免了村里的河长,自

己走马上任,开始了艰难的河道治理工作。

六叔这人还是那么强硬,谁的话都听不进,天王老子都不买账,他一门心思地想着碧水蓝天,倾所有人之力还后人以清澈的河流。

河上游有个化工厂,不属于他这个河长的管辖范围,他就联合上游的河长一起去找化工厂的老板。开始,化工厂的老板总是以各种理由敷衍搪塞,那个河长没了主意,六叔却不吃他那套,先是让县环保局下整改意见,接着带着群众住在厂里不让生产,化工厂老板无奈,只好发大价钱购买了污水处理系统,六叔才带着人离开。

村子里有两个养猪大户,一个是他的本家侄子,一个是县长的亲戚,都是前任河长拔不掉的钉子。六叔一上任,二话不说关了侄子的养猪场,即便他侄子一家整天哭哭啼啼都不管用,六叔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“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”。没有办法,两个养猪场只能按照环保要求,修建了地下粪便处理系统才能养猪,现在,两家养猪场的沼气可以供整个村子使用,既节能又环保。他侄子至今都不理解他这个倔老头儿,怎么那么爱管闲事。

六叔就爱管闲事,本来他可以在村子里颐养天年,但他天生就闲不住,当了一辈子领导,老了还要发挥余热。



(网络图)

村子最恨他的不是他的侄子,要数搞运输的大嘴了。他这几年积攒了不少钱,想在河边建一栋别墅,他知道六叔的话难说。老早的,就托人做六叔的工作,还买了很多礼物给六叔送去,六叔说什么都不要,任凭你说破嘴皮子,也不松半个字,恨得大嘴牙痒痒,干着急,没办法。六叔的理由很简单,离河流太近,容易产生生活垃圾,污染河流,要建可以,必须远离河道。大嘴也是刺头,他索性来了个先斩后奏,趁着六叔去县城开会的档口,偷偷地把根基下了。他想,等六叔回来看见,已经为时已晚,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可六叔却不是他想的那样,他二话不说,就搬把椅子坐在上面,坚决不准施工。大嘴破了财,吃了哑巴亏,实在无法,只好后撤了五百米。

小河绕过村子,河道便猛地加

宽,相传这里从魏晋开始就是古战场,前几年这里出土了很多铜箭头和铁兵器,还有独木船,都被运到博物馆里去了。这条河经历了太多的磨难,沉淀了深厚的文化。前些日子,六叔天天往旅游局跑,他想搞旅游开发,把村子带活。有人愿意投资,在河里建宾馆,并围河养鱼。六叔听了,眼睛翻得可以吃人,他说啥也不答应这样的旅游开发,他想的文化旅游是生态文化旅游,与破坏环境搞旅游开发是两码事。那人不死心,抬出很多大领导说情,并以利益相诱惑,但六叔这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

如今,旅游开发依然停留在规划阶段,小河绕着村子静静地流淌着,保持着最原始的自然生态,六叔这个为河流奔忙的河长还在为更美环境奔忙着,他的心和河水一样清澈,汨汨流淌着……

迟来的悔悟

范广学

暑假,我回乡下老家看望老母亲。那天,我下了公交车,走在小镇主街上,看到一位老人在垃圾桶中扒拉,他扒出一个饮料瓶,转身扔进小三轮车厢里,我认出了是他,和他聊了一会儿。我问他缺钱花吗?他摇摇头,说不是,说国家照顾得够好了,我也不想当懒人,活动活动筋骨,还能多活两天。

我问他,赌博毁了你一辈子,你后悔吗?

他不回答,浑浊的眼睛望向天空,两滴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。

老人姓余光发,我老家后庄子的人,嗜赌。年轻时候,他就有赌瘾。光发爹死得早,娘有眼疾,光发不顾家,赌得一穷二白,没有哪个姑娘敢嫁给他。大集体时,光发腰里别副扑克牌,得空就拉人甩两把,甚至赌瘾一发,装病不干活,队长也拿他没办法。光发找人斗牌,钱赌没了就偷舀家里粮食换钱。如果没人跟他斗,他自己

斗,左右手翻牌,输赢都是自个的,斗得不亦乐乎。队上分粮食时,光发挣的工分少,分的粮食就少,不够吃,光发的瞎妈就拄根棍子找到大队部要救济,包队的大队领导没少整治光发,光发依然不改。

后来,队长分配光发去菜园组种菜。种菜的两个老农对光发一脸不屑,一点也不客气:“你别想跟俺们搅着吃大锅饭,俺这儿不养懒人!”就划给光发两块菜地让他单干。光发没种过菜卖过菜,这才着急起来,边学边干,那几年光发也算是走点正道。

光发到中年,也想找个媳妇,有人从山里给他领来了个中年女人,这女人脑瓜子不多好使,木讷寡言,勤快能干,光发尝到了家的温暖。

好景不长,光发赌瘾复发,菜园组的活儿他让女人去干,他又耍上了小牌。他牌技差,十赌九输,输了,回家打骂女人,女人被他打跑几回,又被人找回。有一年过年,家里快揭不开锅了,光发逼着女人去讨饭,女人讨来的烟、糖等小零食他跟人换成零钱,又去赌。

分田到户时,光发也分到了几块好田地,如果光发就此盆盆洗手,好好种田,也能像大伙儿一样过上好日子。但光发田地里的小麦、稻谷早就支付给别人了,因为他赌输了,欠钱用粮食抵,他麦捆子稻捆子让别人挑走,有人说割稻时他找人赌博,把稻场上的稻垛子也输没了。

有一天,光发早起去赶外集,半道上听见路旁一个竹筐里有啼哭声,光发扒开看看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

婴。光发半道夫妻,没有孩子,老天睁眼赏他一个女儿,光发把弃婴搂回,爱不释手。女儿一天天长大,会笑了,会走了,上学了,那一段岁月是光发最幸福的日子,也是光发最奋斗的日子。

在这个穷苦的家中,女儿一天天地长大成熟,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,初中一毕业,就去了南方打工。后来在厂里她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,嫁到了豫东周口市某乡下。

女人在女儿出嫁后不堪受气,不跟他过了,出走了。光发也没有跟着女儿走,他老娘已去世,他也一天天变老,他舍不得那两小间土坯瓦房,舍不得那些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田地,更舍不得他的那些牌友们。女儿对父亲颇有怨言,但逢年过节还是会给他寄点钱来,女儿知道寄再多的钱他也会在赌桌上输掉。

不知是谁给了他一辆小人力三轮车,逢集的时候他带上竹筐竹篮竹篓子在街边摆摊卖,有时候他还会走街串道拾破烂,换个小钱花。他眼花得看不清牌了,再没人和他玩牌。

他老了,成了国家照顾的对象。女人的低保、五保等补助他还一直领着,他还指望看女人回心转意上门来乞求他,女人宁可拉棍讨饭也不走回头路了。春上,女人病逝了,拉回来时,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助安葬的。

正待我要走时,光发手拦了一下,乞求似的说,我找过你两次了,想麻烦你一件事。

我一愣,问,什么事?
帮我写一封感谢信,我要感谢党!感谢政府!



(网络图)